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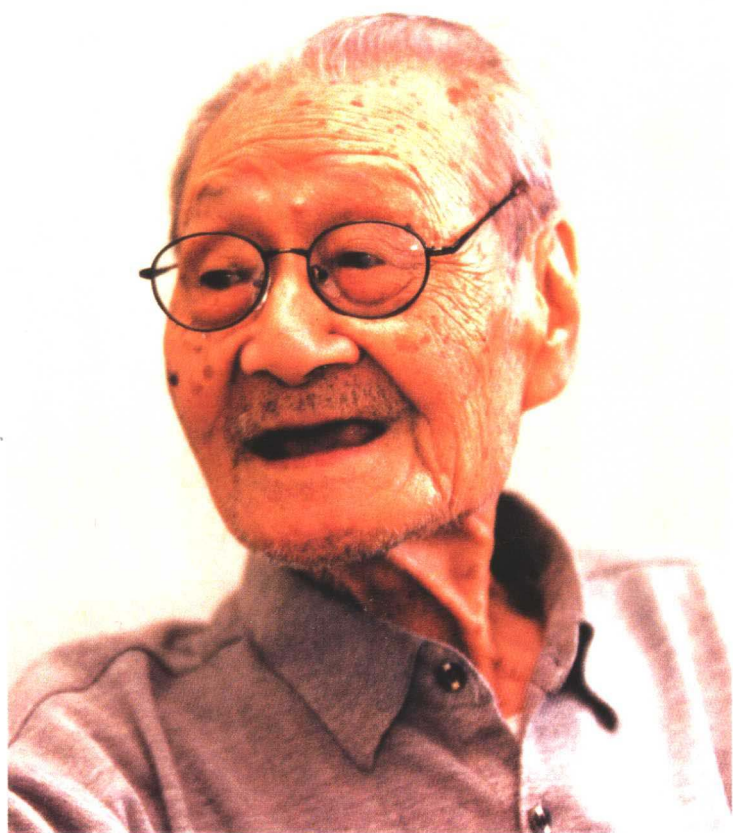
鍾敬文先生百日祭

後學啓功謹題



遺作詩文誦讀選錄





目 录

诗 词

朋友,你如要读我的诗	(1)
一个薄幕似的早上	(1)
女魔的歌声	(3)
海滨的二月	(4)
敌人呀,你们准备罢!	(5)
题《沙基血迹图》	(7)
初逢的敬礼——呈台湾人张秀哲君	(8)
到莫斯科去啊	(9)
追悼老舍同志	(10)
秋兰颂——为乡村老师作	(12)
问鸣蝉	(12)
时代	(14)
未来底春	(15)
樱花曲	(16)
我底诗笔	(18)
高尔基翁底死	(21)
忆西湖	(22)
故乡	(24)
献给罗兰先生	(27)
黄花冈	(31)

今别离	(33)
远别了——怀念司马文森、黄新波诸同志	(34)
东居杂诗九首之二	(36)
闻鲁迅先生逝世口占	(36)
高阳台(为柳亚子扫墓)	(37)
玉楼春(喜晤绀弩)	(37)
冬夜寓斋小集	(38)
题清人所绘竹石图(为祝南作)	(38)
金缕曲(怀星海同志)	(39)
虞美人(读圣陶近作有感)	(41)
金缕曲(出席第四届文代会抒情)	(41)
满庭芳(访曹雪芹“故居”)	(42)
念奴娇(扫落叶)	(43)
满江红(郁达夫先生殉难三十周年纪念)	(43)
念奴娇(题瘦石所藏朱彝尊《梧月词序》墨迹卷子)	(44)
水调歌头(登长城)	(45)
回忆林海秋烈士二首	(46)
孟姜女庙二绝	(46)
谒岳武穆祠墓	(47)
秋瑾女侠立像	(47)
水调歌头(访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47)
拟百岁自省一律	(49)

散 文(节选)

我与诗	(50)
纪念罗曼·罗兰先生	(51)
郁达夫先生	(52)
我与佛寺	(53)
天问室琐语	(53)
两部散文集重印题记	(54)
《民间文艺谈藪》自序	(56)
《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自序	(57)
对古典文学的兴味	(58)
荔枝	(59)
游山	(62)
黄叶小谈	(63)
羊城风景片题记	(66)
忆郁达夫先生	(67)
人民的歌手——忆冼星海同志	(73)
碧云寺的秋色	(76)
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78)
敬悼俞平伯先生	(79)
荷塘旧忆	(81)
思绪录	(84)
对“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研讨会成员的讲话	(88)

(一) 诗 词

朋友,你如要读我底诗

朋友,你如要读我底诗,
须在无聊的深夜或黄昏,
切不要在兴高采烈的芳辰!

朋友,你如要读我底诗,
须先 迸涌着如潮的同情,
切不要含着一毫讥笑与冷刻!

朋友,你如要读我底诗,
须得用自家心灵去理会,
切不要仅仅从文字之中追求!

(原载《海滨的二月》)

一个薄暮似的早上

迷茫的,迷茫的,
一个薄暮似的早上,

清寂的海湾上面，
有个我在信步闲散。

海湾中的海水，
一阵阵的向海岸冲击，
汨汨复汨汨，
如清宵少女的啜泣。

海水呵，海水，
你这样不绝的呜咽，
可不是有了什么伤情，
要向岸上的行人伸说？

我呢，海哟，
我也有漫胸的哀怨，
急待诉与人间，但是，
我没有勇气——我不敢！

这海湾中不是
有一只巨大的海船，
我所有的哀怨，
正合装进在它的舱间。

让鱼船把哀怨载去，

载到那大海的遥边，
它将化成了骇浪惊涛，
永在那无人处狂荡，狂荡。

（原载《海滨的二月》）

女魔的歌声——“撒旦颂”序诗

我犹如个失路的旅人，
独彷徨於幽窈的空谷，
睁开倦眼一望呀，
啊，四围只有苍古的林木！

不见芳菲的花朵，
不闻清冷的乐音，
孤闷得我要死了，
这荒凉，这寂静！

多谢冷风好意，
传来迷魂的歌声，
我陶醉了，陶醉了，
有如痛饮了佳酿千瓶。

我的心好像恋情似的甘馨，

身骸更柔靡得棉花一样，
我满意承受着，这歌声，
尽管是女魔的音响。

设誓，重在这儿设誓：
我永愿沉酣在这女魔的歌里，
我不想苏醒过来，
也更不想还归人世！

（原载《海滨的二月》）

海滨的二月

斑驳的矮墙之下，
疏缀着曼陀罗花几枝，
高高的山岭上，
草色也只碧绿了一半——
剩下的仍然锈刀似的赤。
哦，这便是海滨的二月！

在这里，
我感不到浓重的春之气息，
加以料峭的寒风，
挟着雨丝潇洒，

更令我如蛰在冬之世界。
我不禁遥忆了——我的故乡！

这时节，在那里
绿透了的山野，不知要
怎样绣上诸色的芳花，
便是翩跹的蝶影
也分外呈出迷人的妩媚，
何至像这里毫无生气的平淡？

清明近了，
回去罢，
回去罢，
卧在故乡柔碧的草地上，
总胜如在这里，
听听单调荒寒的涛声。

（原载《海滨的二月》）

敌人呀，你们准备罢！ ——读《新时代》

我们年青而勇敢的
斯拉夫民族的英雄，

他为了可伤心的祖国，
与堕落在铁牢中的民众，
毅然丢下如神的诗笔，
跑，跑，跑入到那民众当中，
手里挽着同情而漂亮的姑娘，
心海间是那沸度的热涛在汹涌。
谁知一再的从醉里逃回，
为了人们的侮辱与嘲弄。
脸儿是苍白了，雪样苍白了，
心儿啊，更何堪其苦闷伤痛！
阴黯的灰色的雨丝天中，
枪机儿在苹果树下轻轻一动，
一切完了啊，我们的英雄！
深深的同情，我对于他的惨死；
可是不愿意学他——学他的愚蒙！
我要终于饮着敌人的子弹——
在先一刻呢，是把子弹向敌人射送。
敌人呀，你们准备罢，
时候到了，我的枪机就要发动！

（原载《海滨的二月》）

题“沙基血迹图”

是树木阴阴，
是桥影沉沉，
这仲夏的江头，
正合我们息影披襟。

哦，为甚那如潮的人群
狼藉地仰卧着，背躺着，
剩下的更尽在仓皇狂奔？
旗影落叶似地凌乱，
天空罩着的是灰色的毒氛。

听，仔细地听——
这中间不是嘈嚷着绝命的哀吟？
瞧，仔细地瞧——
这中间不是交现着鲜血的溃迸？

绝大的声音警告我们：
这是一幕最酣痛的悲剧——
我们民族几於不曾有过的劫运！

弱者的生命原没保障，

只凭这有力者的意旨，
他们便可以随时供作牺牲。

但我们没有把心灵失掉，
悲哀的感觉永远会在胸中蒸腾。
唉，这难忘的羞耻！
唉，这不磨的血影！

唉，这难忘的羞耻！
唉，这不磨的血影！

（原载《海滨的二月》）

初逢的敬礼 ——呈台湾人张秀哲君

悲愤的情怀，
沉痛的语调——
我早就深深的认识你了：
在读了“一个台湾人
告诉中国同胞的书”以后！
如今相见，
你更给我以难忘的印象，
那就是——

你一副忠耿的精神和
两片沉郁的苦脸！

朋友，
我们虽然是陌生两个，
但内心同蕴着一样的哀伤：
呵，飘摇着的中华呀！
呵，沦亡了的台湾！

万万数同胞正沦身水火，
最后的战争已摆在面前，
肩负何止百镒千钧！

努力，朋友，
为着生者，也为着死去的人！

（1926年9月14日于南大西棚）

到莫斯科去啊

友人聂畸，自广州来信，谓将赴俄京莫斯科留学，作此诗寄之。

到莫斯科去啊，到莫斯科去啊！
那儿狂溢着革命的浪潮，
那儿怒放着自由的花朵，
虽非天堂，也远胜这妖魔洞府。

朋友,你是一个流浪的诗人,
大地的黑暗,久使你的歌声暗哑;
从今得到了那儿的乐园,
定教你的歌声变了新调。

朋友,我也想跟你一路同行,
去到那儿自由的乐园;
可是,幸运之鸟不傍我而飞,
只落得独在这荒凉的海滨梦想。

呵哦,神州革命之火势将燃烧,
一切的条件已经准备完好,
只急等那引导火线的健儿,
朋友,你将充当那健儿归来引导!

1925年11月2日,初稿。于汕头,文亭。(注:聂
畸,即聂绀弩同志。)

追悼老舍同志

应召唤,从西大陆回来,
抖一抖衣上征尘,
便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战斗。

你——是这样的你，
竟被戴上“反革命”的棘冠，
受尽了难以形容的凌辱！

“士可杀不可辱！”
当我在苦难中听到你的死讯时，
更想不起别的，
只惊讶在你那瘦弱的身子里，
竟然蕴藏着这样巨大的勇气——
抗议的勇气！

今天，同志们又聚拢在这里，
同声讨伐匪徒们的滔天罪孽，
更筹划着新的文艺进军。
如果你还活着，
该怎样放开半沙的喉咙，
倾吐出如潮的愤怒和长征决心！

十二年前，
眼镜湖边，
偶然的相逢和匆匆谈话，
便成了我们今生交往的终点。
秋天又将到来，
我真怕重见西山上栌叶的斑斓！

(1978.夏,北京)

秋兰颂——为乡村老师作

你生长在深林幽谷，
从不艳羨豪家的园亭；
你长着利剑般的绿叶，
更耸立着亭亭紫茎。
霜天里，你吐出碧色的花，
那格调，可许花王们争胜？
清幽，淡远：你的香气，
它沁人肺腑，令人神清。
过去多少骚人杰士称颂你，
可不正为着这韵胜的芳馨！
人们曾把你比做贤朋、君子，
还有一种人，品格与你更相称。
你们终身埋头在穷乡僻壤，
是默默培养民族智慧的精英。

(1986.10. 北京，北师大)

问 鸣 蝉

自从住到这山寺里来，
不管是黄昏，还是清晨，
也不管是雨天，还是晴日，